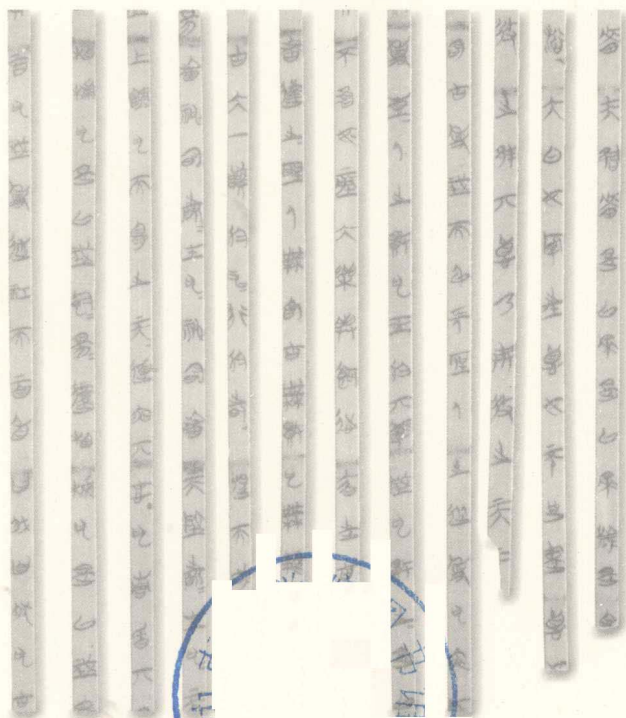


K877.54
L736:1

郭店楚簡校釋

劉 釗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凡 例

一 簡文釋文經重新校訂隸釋。除個別字外，盡量採用隸古定的辦法。

一 原簡文中表示章、句、合文、重文的符號不再標出，合文與重文直接釋出。

一 通假字、古今字等用（ ）表示。

一 錯字經改正後的正字用〈 〉表示。

一 據與上下文或傳世典籍對照擬補的缺文、奪文用〔 〕表示。

一 衍文用{ }表示。

一 缺簡文字可以確知字數的用□表示，不確知字數的用……表示。

一 簡號用【 】表示，所標簡號為《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原定順序。

一 簡文校釋前有對簡文形態及內容的簡單說明。

一 校釋主要針對字詞的解釋和與典籍的對照。

一 為便於理解，大部分校釋後有對簡文的意譯。

目 錄

凡例

老子(甲本)	1
老子(乙本)	28
老子(丙本)	37
太一生水	42
緇衣	48
五行	69
性自命出	88
六德	107
尊德義	122
成之聞之	136
唐虞之道	148
忠信之道	160
窮達以時	168
魯穆公問子思	177
語叢(一)	180
語叢(二)	199
語叢(三)	208
語叢(四)	223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老 子(甲本)

【說明】

《老子》甲本現存簡共 39 支，竹簡兩端均修削成梯形，簡長 32.3 釐米。編綫兩道，編綫間距 13 釐米。簡文現存 1073 字，又重文 10 字，衍文 1 字，奪文 2 字。大致殘去 15 字。平均每簡 27 字強。簡文內容按序相當於今本的 19 章、66 章、46 章中段和下段、30 章上段和中段、15 章、64 章下段、37 章、63 章、2 章、32 章、25 章、5 章中段、16 章上段、64 章上段、56 章、57 章、55 章、44 章、40 章、9 章。

【釋文】

陰(絕)智弃支(辯)，民利百怀(倍)。陰(絕)攷(巧)弃利，眇(盜)惻(賊)亡(無)又(有)。陰(絕)憐(偽)弃慮(慮)，民復(復)季子。三言以【1】為𡗗(使)不足，或命(令)之或(有)虐(呼)豆(屬)：視索(素)保(抱)璞(樸)，少亼(私)寡(寡)欲。

江海所以為百浴(谷)王，以丌(其)【2】能為百浴(谷)下，是以能為百浴(谷)王。聖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遂(後)之；丌(其)才(在)民上也，以【3】言下之。丌(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弇(厚)也；丌(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詘(厭)。【4】以丌(其)不靜(爭)也，古(故)天下莫能弇(與)之靜(爭)。臯(罪)莫至(重)虐(乎)甚欲，咎莫會(險)乎谷(欲)得(得)，【5】化(禍)莫大虐(乎)不智(知)足。智(知)足之為足，此亼(恒)足矣。以術(道)差(佐)人主(主)者，不谷(欲)以兵弇(強)【6】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弇(強)。果而弗發(伐)，果而弗喬(驕)，果而弗矜(矜)，是胃(謂)果而不弇(強)。丌(其)【7】事好長。

長古之善為士者，必非(微)溺(妙)玄達，深不可志(識)，是以為之頌(容)：夜(豫)虐(乎)【丌(其)】奴(如)冬涉川，猷(猶)虐(乎)丌

(其)【8】奴(如)悞(畏)四叟(鄰),敢(儼)虐(乎)丌(其)奴(如)客,𡗗(渙)虐(乎)丌(其)奴(如)懌(釋),屯(敦)虐(乎)丌(其)奴(如)𡗗(樸),坤(沌)虐(乎)丌(其)奴(如)濁。竺(孰)能濁以束(靜)【9】者,𡗗(將)舍(徐)清。竺(孰)能𡗗(安)以𡗗(動)者,𡗗(將)舍(徐)生。保此術(道)者不谷(欲)堂(尚)呈(盈)。

為之者敗之,執之者遠【10】之。是以聖人亡(無)為古(故)亡(無)敗;亡(無)執古(故)亡(無)避(失)。臨事之紀: 斲(慎)冬(終)女(如)忸(始),此亡(無)敗事矣。聖人谷(欲)【11】不谷(欲),不貴難尋(得)之貨;孝(教)不孝(教),復(復)衆之所𡗗(過)。是古(故)聖人能專(輔)萬勿(物)之自𡗗(然),而弗【12】能為。術(道)互(恒)亡(無)為也,戾(侯)王能守之,而萬勿(物)𡗗(將)自𡗗(化)。𡗗(化)而𡗗(欲)復(作),𡗗(將)貞(鎮)之以亡(無)名之𡗗(樸)。夫【13】亦𡗗(將)智(知)足,智(知)足以束(靜),萬勿(物)𡗗(將)自定。

為亡(無)為,事亡(無)事,未(味)亡(無)未(味)。大少(小)之多,惕(易)必多難(難)。是以聖人【14】猷(猶)難(難)之,古(故)終亡(無)難(難)。

天下皆智(知)𡗗(美)之為𡗗(美)也,亞(惡)已(已);皆智(知)善,此丌(其)不善已(已)。又(有)亡(無)之相生也,【15】難(難)惕(易)之相成也,長𡗗(短)之相型(形)也,高下之相𡗗(盈)也,音聖(聲)之相和也,先𡗗(後)之相𡗗(隨)也。是【16】以聖人居亡(無)為之事,行不言之孝(教)。萬勿(物)𡗗(作)而弗忸(始)也,為而弗志(恃)也,成而弗居。天<夫>唯【17】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道互(恒)亡(無)名,𡗗(樸)唯(雖)妻(細),天𡗗(地)弗敢臣,戾(侯)王女(如)能【18】猷(守)之,萬勿(物)𡗗(將)自𡗗(賓)。天𡗗(地)相𡗗(合)也,以𡗗(降)甘𡗗(露)。民莫之命(令)天<而>自均安(焉)。訖(始)折(制)又(有)名。名【19】亦既又(有),夫亦𡗗(將)智(知)𡗗(止)。智(知)𡗗(止)所以不訖(殆),卑(譬)道之才(在)天下也,猷(猶)少(小)浴(谷)之𡗗(與)江海。【20】

又(有)𡗗(狀)蟲(混)成,先天𡗗(地)生,𡗗(悅)𡗗(穆),蜀(獨)立而不亥(改),可以為天下母。未智(知)丌(其)名,𡗗(字)之曰道,𡗗

(吾)【21】弼(强)為之名曰大。大曰濇(羨),濇(羨)曰連(轉),連(轉)曰反(返)。天大,陸(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又(有)四大安(焉),王居(處)一安(焉)。人【22】瀟陸(地),陸(地)瀟天,天瀟道,道瀟自狀(然)。

天陸(地)之別(間),丌(其)猷(猶)罔(橐)籥(籥)與? 虛而不屈,適(動)而愈出。【23】

至虛,互(恒)也;獸(守)中,簞(篤)也。萬勿(物)方(旁)復(作),居以須復(復)也。天道員員,各復(復)丌(其)莖(根)。【24】

丌(其)安也,易朱(持)也。丌(其)未莖(兆)也,易侮(謀)也。丌(其)霏(脆)也,易畔(判)也。丌(其)幾也,易淺(散)也。為之於丌(其)【25】亡(無)又(有)也。紂(治)之於丌(其)未亂(亂)。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乍(作)[於纍土,千里之行忤(始)於]【26】足下。

智(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智(知)。閔<閔(閉)>丌(其)說,賽(塞)丌(其)門,和丌(其)光,迴(通)丌(其)斲(塵),剗(抽)丌(其)頤(穎),解丌(其)紛,【27】是胃(謂)玄同。古(故)不可尋(得)天<而>斲(親),亦不可尋(得)而正(疏);不可尋(得)而利,亦不可尋(得)而害(害);【28】不可尋(得)而貴,亦{可}不可尋(得)而賤(賤)。古(故)為天下貴。

以正之(治)邦,以馘(奇)甬(用)兵,以亡(無)事【29】取天下。虛(吾)可(何)以智(知)丌(其)狀(然)也? 夫天[下]多舛(忌)韋(諱),而民爾(彌)畔(叛);民多利器,而邦慈(滋)昏。人多【30】智天<而>戢(奇)勿(物)慈(滋)起(起);瀟(乏)勿(物)慈(滋)章(彰),眇(盜)惻(賊)多又(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福(富)。【31】我亡(無)為而民自蠱(化)。我好青(靜)而民自正。我谷(欲)不谷(欲)而民自儻(樸)。【32】

倉(含)惠(德)之羣(厚)者,比於赤子,蟲(虺)蠱蟲它(蛇)弗蜚,攫鳥獸(猛)獸弗扣,骨溺(弱)莖(筋)秣(柔)而捉【33】固。未智(知)牝戊(牡)之倉(合)矛(賁)惹(怒),精之至也。終日虜(呼)而不惠(嚟),和之至也。和曰稟(同),智(知)和曰明。【34】賸(益)生曰養(祥),心叟(使)熒(氣)曰弼(弼)。勿(物)盪(壯)旦(則)老,是胃(謂)不道。

名與身管(孰)斲(親)? 身與貨【35】管(孰)多? 貴(得)與賁(亡)管

(孰)𦵏(病)? 甚𦵏(愛)必大𦵏(費), 𦵏(厚)𦵏(藏)必多𦵏(亡)。古(故)智(知)足不𦵏(辱), 智(知)𦵏(止)不𦵏(殆), 可【36】以長舊(久)。返(反)也者, 道[之]𦵏(動)也。溺(弱)也者, 道之𦵏(用)也。天下之勿(物)生於又(有), 又(有)生於亡(無)。

𦵏(持)而𦵏(盈)【37】之, 不{不}若已(已)。𦵏(揣)而群之, 不可長保也。金玉𦵏(盈)室, 莫能𦵏(守)也。貴福(富)𦵏(驕), 自遺咎【38】也。攻(功)述(遂)身退, 天之道也。【39】

【校釋】

𦵏(絕)智弃𦵏(辯), 民利百𦵏(倍)。

“𦵏”字象以“刀”斷“絲”形, 乃“斷”和“絕”字的古文。“弃”為“棄”字古文。“𦵏”為“鞭”字的古文省形, 以音近讀為“辯”。“𦵏”為“倍”字古文。

“智”意為機智、謀略。“辯”意為巧言善辯。“民利”指民衆的利益、財力。

簡文說斷絕智謀、拋棄巧辯, 民衆就會獲得百倍的利益。

今本(王弼注本)此句作:“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

𦵏(絕)攷(巧)弃利, 𦵏(盜)𦵏(賊)亡(無)又(有)。

“攷”讀為“巧”, 二字皆從“𠂔”聲, 故可相通。“𦵏”讀為“盜”, “𦵏”從“𦵏”聲, “𦵏”、“盜”古音皆在定紐宵部, 故“𦵏”可借為“盜”。“𦵏”讀為“賊”, 古“𦵏”、“賊”二字皆從“則”聲, 故可相通。

“巧”意為機巧、工巧。“利”指利欲或利益。

簡文說斷絕機巧, 拋棄利欲, 就不會有盜賊。

此句與今本同, 但在文中位置與今本不同, 今本此句位於“絕仁弃義, 民復孝慈”一句之後。

𦵏(絕)𦵏(偽)弃慮(慮), 民復(復)季子。

“偽”字為“為”字異體，指“故意”、“做作”，因與心理有關，故字從“心”作，後以“偽”字記錄該詞。“慮”字為“慮”字異體，“慮”意為謀劃。《荀子·正名》：“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文中將“慮”與“偽”並提，指經過思慮的選擇和故意的作為，與簡文相同。或讀“虞”為“詐”。“季子”即“稚子”，猶言“嬰兒”。《老子》今本 28 章：“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復歸於嬰兒”與簡文“民復季子”意同。

簡文說斷絕故意的做作，拋棄有謀劃的思慮，民衆就會復歸嬰兒似的精神狀態。

今本此句作：“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從全文看，簡本似應為較早的形態。

三言以為𡗗(使)不足，或命(令)之或(有)虐(呼)豆(屬)：

“𡗗”即“史”字古寫，讀為“使”。“命”讀為“令”。“虐”從“虎”聲，讀為“呼”。古“虐”、“所”古音皆在魚部，“虐”也有可能讀為“所”。“豆”字古音在定紐侯部，“屬”在章紐屋部，聲為一系，韻為對轉，故可相通。“或”讀為“有”，古音“有”在匣紐之部，“或”在匣紐職部，聲紐相同，韻為對轉，故可相通。

“三言”指上文的三句話，“使”意為統治，指統治人民而言。“屬”意為歸屬。

簡文說以上三句話用來治理民衆如果不够，還可讓其有所歸屬。

今本此句作：“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視索(素)保(抱)蹠(樸)，少亼(私)寡(寡)欲。

“索”讀為“素”，從古文字看，素、索古本一字，故可相通。“蹠”

讀為“樸”，二字聲旁相同。“𦣻”為“寡”字簡省的寫法，非“須”字之誤。

“視”字通“示”，為“示人”之意。“保”字古有“依恃”意，讀“抱”亦通。“抱”為“守持”意。“素”意為白色的帛。“樸”意為未彫琢之木。

簡文說守持或示人以素樸，減少私心和欲念。

今本作：“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字或為“視”字之誤。

江海所以為百浴(谷)王，以卪(其)能為百浴(谷)下，是以能為百浴(谷)王。

“浴”讀為“谷”。

“谷”指江河的支流。“王”指歸往，《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下”指“卑下”。

簡文說江海所以能成為眾多溪流的歸處，是因為江海能處於眾多溪流之下，所以能成為眾多溪流的歸往。

今本此句作“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聖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遂(後)之；卪(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

“遂”為“後”字異體。

簡文說聖人欲統治民衆，就要享受在後；聖人欲率領民衆，就要言辭遜讓。

今本此句作：“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卪(其)才(在)民上也，民弗毫(厚)也；卪(其)才(在)民前也，民弗𡗗(害)也。

“𠂔”字從“石”“毛”聲，疑為“厚”字異體。“厚”古訓為“重”。“𠂔”為“災害”之害的本字。

“厚”意為沉重。“害”意為傷害。

簡文說聖人統治民衆，民衆不感到沉重，聖人率領民衆，民衆不會受到傷害。

今本作：“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天下樂進而弗詘(厭)。以丌(其)不靜(爭)也，古(故)天下莫能弇(與)之靜(爭)。

“詘”字從“占”聲，讀為“厭”。“厭”字在戰國文字中已有變形音化從“占”為聲者。“靜”從“爭”聲，故可讀為“爭”。

“進”意為引進，推舉。

簡文說天下都樂於推舉聖人而不厭足。因為其與世不爭，所以天下沒有能與其爭者。

今本此段作：“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皐(罪)莫至(重)虐(乎)甚欲，咎莫憯(險)乎谷(欲)尋(得)，化(禍)莫大虐(乎)不智(知)足。

“皐”為“罪”字古文。“至”字從“石”“主”聲，讀為“重”。“憯”為“兇”字繁體，讀為“險”。“化”讀為“禍”，古音“化”在曉紐歌部，“禍”在匣紐歌部，可以相通。

“憯”(險)意為危險。“甚欲”意為過分的欲望。

簡文說罪惡沒有重過過分的欲望的，過錯沒有危險過貪得無厭的，災禍沒有大於不知道滿足的。

今本作：“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無簡本“皐莫至虐甚欲”一句。

智(知)足之為足,此互(恒)足矣。

“互”為“恒”字古文。

簡文說知道滿足為滿足,這就是長久的滿足了。

今本作:“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衍(道)差(佐)人主(主)者,不谷(欲)以兵𢇛(强)於天下。

“衍”乃“行”字異體,同義換讀為“道”字。“差”從“左”聲,故可讀為從“左”聲的“佐”。“主”從“主”聲,讀為“主”。“𢇛”為“强”字古文。

簡文說以道輔佐人主的人,不想以武力逞强於天下。

今本作:“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𢇛(强)。

“善者”指善於以道輔佐人主之人。“果”古訓為“成”,指結局、成功。

簡文說善於輔佐王的人祇關注成功,不以武力來逞强。

今本作:“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弗𢇛(伐),果而弗喬(驕),果而弗矜(矜),是胃(謂)果而不𢇛(强)。

“𢇛”讀為“伐”,古音“𢇛”在幫紐月部,“伐”在並紐月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故可相通。“喬”讀為“驕”。“矜”字從“矛”“命”聲,為“矜”字初文,“矜”字後世或作“矜”,“矜”乃譌變所致。

簡文說成功了不誇耀,成功了不驕傲,成功了不自恃,這就是成功了卻不逞强。

今本作：“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丌(其)事好長。

“其事”指輔佐王之事業。“好長”猶言“善長”。

簡文說：“(輔佐王之事)美好而長久。”

今本作“其事好還”，但順序與簡本不同，位於“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之下。

古之善為士者，必非(微)溺(妙)玄達，深不可志(識)，是以為之頌(容)：

“非”借為“微”，古音“非”在幫紐微部，“微”在明紐微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可以通用。“溺”讀為“妙”，古音“溺”在泥紐藥部，“妙”在明紐宵部，韻為對轉，聲為鄰紐，可以相通。“志”讀為“識”，古“志”、“識”音義皆近。“頌”乃“容貌”之“容”的本字，《說文》：“頌，兒也。”

簡文說古時善於為士的人，一定是精微玄奧，幽深通達，深刻得不能認識。所以形容其是：

今本作：“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夜(豫)虐(乎)[丌(其)]奴(如)冬涉川，猷(猶)虐(乎)丌(其)奴(如)悞(畏)四呿(鄰)。

“夜”讀為“豫”，古音“夜”在喻紐鐸部，“豫”在喻紐魚部，聲紐相同，韻為對轉，故可相通。“奴”讀為“如”，古“奴”、“如”皆從“女”聲，故可通用。“猷”讀為“猶”，二字皆從“酋”聲。“悞”為“畏”字異體，因為“畏”是一種心態，故又加“心”旁。“呿”為“鄰”字古文，即

從兩個並排的城邑形，以表示相鄰之鄰，“文”為疊加之聲符。

“豫”和“猶”皆為躊躇猶與的意思，後世又作“猶豫”。“豫乎”、“猶乎”之“乎”用為位於形容詞後之助詞，“豫乎”、“猶乎”如同“豫然”、“猶然”。“四鄰”指周邊的國家。

簡文說猶豫如冬天過河，躊躇如害怕周邊的鄰國。

今本作：“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敢(儼)虐(乎)丌(其)奴(如)客，𡗗(渙)虐(乎)丌(其)奴(如)憚(釋)。

“敢”讀為“儼”。“𡗗”從“袁”聲，讀為“渙”，古音“袁”在匣紐元部，“渙”在曉紐元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故可相通。“憚”讀為“釋”，二者所從聲符相同。

簡文“憚”字前應脫漏一“冰”字或“凌”字。

“儼”意為嚴肅莊重，“儼乎”為“嚴肅莊重的樣子”。“渙”即“渙然冰釋”之“渙”，為離散、消釋意。“釋”意為“消溶”、“融化”。

簡文說嚴肅莊重的樣子象客人，渙散的樣子象冰的消溶。

今本作：“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

屯(敦)虐(乎)丌(其)奴(如)𡗗(樸)，𡗗(沌)虐(乎)丌(其)奴(如)濁。

“屯”讀為“敦”，古音“屯”在定紐文部，“敦”在端紐文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故可相通。“𡗗”讀為“沌”，“沌”即“混沌”之“沌”。

“敦”意為“敦厚”。“沌”意為模糊不清，引申指愚頑、糊塗。

簡文說敦厚的樣子如未經雕琢的素材，混沌的樣子如河流的混濁。

今本作：“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簡本少“曠兮，其若谷”一句。

竺(孰)能濁以束(靜)者，𦉳(將)舍(徐)清。竺(孰)能庀(安)以𨔵(動)者，𦉳(將)舍(徐)生。

“竺”讀為“孰”，古音“竺”在端紐覺部，“孰”在禪紐覺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故可相通。“束”讀為“靜”，古音“束”在清紐錫部，“靜”在從紐耕部，聲為一系，韻為對轉，於音可通。“𦉳”、“將”皆從“月”聲，可以通用。“舍”、“徐”皆從“余”聲，可以通用。“庀”為“安”字的一種異體。“𨔵”從“主”聲，讀為“動”，古音“主”在章紐侯部，“重”在定紐東部，聲為一系，韻為對轉，於音可通。

簡文說誰能使混濁安靜下來，混濁將慢慢變得澄清。誰能讓安穩的動起來，呆滯將慢慢變得生動。

今本作：“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保此術(道)者不谷(欲)堂(尚)呈(盈)。

“堂”字從“尚”從“立”，疑為“堂”字異體，讀為“尚”。“呈”讀為“盈”，古音“呈”在定紐耕部，“盈”在喻紐耕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於音可通。

簡文說保持此道者不要崇尚盈滿。

今本作：“保此道者不欲盈。”

為之者敗之，執之者遠之。是以聖人亡(無)為古(故)亡(無)敗；亡(無)執古(故)亡(無)遊(失)。

“遊”字在楚簡中用為“失”，字形結構尚不清楚。

“為”意為故意作為。“執”意為固執把持。“遠”意為乖離。

簡文說故意作為就會失敗，固執把持就會乖離；所以聖人不故意作為因此不會失敗，不固執把持因此不會喪失。

今本作：“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臨事之紀：斡(慎)冬(終)女(如)忸(始)，此亡(無)敗事矣。

“斡”為楚文字中“慎”字的寫法，其結構構成尚不清楚。“忸”字從“心”從“𠂇”(“司”字初文)，讀為“始”。“始”從“台”聲，“台”從“厶”聲，在金文中“厶”聲與“𠂇”(司)聲常可互換或疊加。

“紀”意為準則。

簡文說遇事的準則是：對待結尾要向對待開始時一樣謹慎小心，善始善終，如此就不會失敗。

今本作：“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谷(欲)不谷(欲)，不貴難尋(得)之貨；孝(教)不孝(教)，復(復)衆之所𡗗(過)。

“孝”字從“子”“爻”聲，為“教”字古文。“復”即“復”字異體，“𡗗”字從“止”“化”聲，為“過”字異體。

“貨”意為財物。“過”指過錯。“復”意為寬宥，《呂氏春秋·當賞》：“故復右主然之罪。”《後漢書·杜詩傳》：“士卒之復，比於宿衛。”李賢注：“復謂優寬也。”

簡文說聖人的欲望就是沒有欲望，不以稀有的財物為珍貴；聖人的教誨就是沒有教誨，寬宥衆人的過錯。

今本作：“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是古(故)聖人能專(輔)萬勿(物)之自狀(然)，而弗能為。

“專”讀為“輔”，輔，助也。“狀”即“然”字初文。

簡文說所以聖人祇能輔助萬物的自然狀態而不能主動有所作為。

今本作：“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衍(道)亙(恒)亡(無)為也,戾(侯)王能守之,而萬勿(物)牂(將)自
 偽(化)。

“亙”為“恒”之初文。“戾”為“侯”字初文。“勿”讀為“物”。
 “偽”讀為“化”。

簡文說道恒久地無所作為,侯王如能持守它,則萬物將自行地
 演化。

今本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偽(化)而雒(欲)复(作),牂(將)貞(鎮)之以亡(無)名之叡(樸)。

“雒”字從“谷”從“隹”,即“鵠”字異體,從“谷”為聲,故可通為
 “欲”。“貞”讀為“鎮”,古音“貞”在端紐耕部,“鎮”在章紐真部,聲
 為一系,韻可通轉。“叡”乃“臣僕”之“僕”字異體,讀作“樸”。

“复”(作)意為作為或興起。“無名之樸”即指道,為“道”的另
 一種稱呼。

簡文說萬物演化想要有所作為,將以“無名之樸”鎮壓之。

今本作“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亦牂(將)智(知)足,智(知)足以束(靜),萬勿(物)牂(將)自定。

簡文說還要知道滿足,知道滿足而安靜,天下將自我安定。

今本作:“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為亡(無)為,事亡(無)事,未(味)亡(無)未(味)。

“未”讀為“味”。

“為”指作為。“事”指處事。“味”指人之間的關係。

簡文說以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

今本作：“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大少(小)之多，惕(易)必多難(難)。是以聖人猷(猶)難(難)之，古(故)終亡(無)難(難)。

“少”用為“小”。古“少”、“小”音義皆通。“惕”用為“易”。“難”即“難”字異體。

“大小之多”指事之大小衆多。或認為“多”字後有脫文。“易”指容易。“難”指困難。

簡文說事情大小叢脞，如看輕它就會困難重重。所以聖人依然以困難視之，如此最後就會沒有困難。

今本與簡文差別較大。今本作“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中間相隔數段文句，再接“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天下皆智(知)敝(美)之為媿(美)也，亞(惡)已(已)；皆智(知)善，此丌(其)不善已(已)。

“敝”、“媿”讀為“媿”，“媿”即古“美”字。古音“敝”在明紐微部，“美”在明紐脂部，聲紐相同，韻為旁轉，可以相通。“亞”讀為“惡”，“惡”本從“亞”聲，故“亞”可讀為“惡”。

“惡”意為“醜”。

簡文說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美，美就變得醜了。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善，善就不是善了。

今本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又(有)亡(無)之相生也，難(難)惕(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型(形)也，高下之相涅(盈)也，音聖(聲)之相和也，先遂(後)之相墮(隨)也。